

警惕“猴子”

——读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

郭 式 凯

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是鲁迅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在广州黄埔军校的讲演。当时，广州是北伐战争的策源地。鲁迅在那年一月到了那里，一方面深深地为革命精神所感染；同时也预感到反革命势力必将进行反扑。在讲演中，鲁迅深刻地揭示了革命与守旧、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必然性。离讲演后四天，蒋介石发动了镇压革命的“四·一二”大屠杀，就证明了鲁迅的预见。

鲁迅满腔热情地讴歌了革命，他认为，“惟其有了它，社会才会改革，人类才会进步，能从原虫到人类，从野蛮到文明，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。”这是极深刻的真知灼见。正是革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，促使它们日趋完善。没有革命，社会就必然停滞、死寂。然而，革命必有阻力。鲁迅以人类和猴子的不同发展进行对比，指出，本来最早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，是表兄弟。“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，猴子终于是猴子呢？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——它爱用四只脚走路。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，试用两脚走路的罢，但许多猴子就说：‘我们的祖先一向是爬行的，不许你站！’咬死了。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，并且不肯讲话，因为它守旧。”鲁迅用这个生动的比喻，揭示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规律，使人们懂得，革命派同守旧派的斗争是异常残酷的，不是革命派战胜守旧派，就是守旧派“咬死”革命派；革命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付出血的代价。

请看，从那“守旧”的猴子形象里，不就照见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狰狞咀脸么？他自己不肯革命，又不许别人革命。他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怀着刻骨仇恨，公然以地主复辟派——还乡团自居，剑拔弩张地叫喊，就是要“复辟”。于是，“业务台风”、“经济台风”刮起来了，而想把无产阶级政治冲掉；“隐士”、“逸民”抬出来了，而想把三结合领导班子中的革命青年干部打下去；面向工农兵的大学被诬蔑为“不成样子”，而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又要被起死回生了；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被说得一无是处，而城市老爷卫生部又想一手遮天了……他恨不得把新生事物一个个通通“咬死”，以便恢复修正主义——资产阶级“祖先”的旧秩序。

为什么革命会有阻力？为什么有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革过别人的命，而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却总是唱反调，成了走资派呢？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对守旧派的深刻剖析也是发人深醒的。他说：“革命虽然进行，但社会上的旧人物还很多，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，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；环境渐变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，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，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，恋恋不舍”。革命冲垮了压迫者的王国，他们脑子里的“旧东西”却不那么容易冲掉，于是同新的环境尖锐抵触，于是就“怀旧”，“讲出很古的话”，再进一步，就复旧，干出复辟的事，直至进行反革命暴乱。

刮右倾翻案风的人，就是满脑子装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参加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的。当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阶段时，他们的思想却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，不愿意继续革命，于是，“环境渐变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”，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他们头上了，触动了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，搅乱了他们既得的“舒服”生活。自然，对革命后的新秩序，他们必然这也看不惯，那也有反感，“回想旧时的舒服”，对修正主义路线，对资本主义制度也就“眷念不已，恋恋不舍”了。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，他们同革命群众的矛盾也就愈尖锐。文化大革命的怒涛给了他们猛烈的冲击，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在诚心改悔，从头革命。但象邓小平那样的人，口头上也说“永不翻案”，然而靠不住的，因为确乎“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”。一旦重新上台，就“横下一条心”，反扑过来，想“咬死”革命了。

今天，我们重读鲁迅这篇文章，就要特别提高对顽固守旧派的识别能力。“千万注意，决不可丧失警惕。”

（武汉师范学院供稿）

从“特等车”谈起

——读《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

中文系学员 杨维观 宋安东

一九三〇年初左联成立时，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的重要演说。他指出：

“以为诗人或文学家，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，将来革命成功，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，特别优待，请他坐特等车，吃特等饭，